

# 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视野及当代价值

姜 春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布迪厄运用文学场的阐释架构,将文学艺术形式和社会机制联系起来,批判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关系,重视文学的自律性特征,试图以某种关系主义认知模式摆脱本质主义思考,超越文学研究中的种种二元对立,将作品置于科学的客观化考察之下,达到对作品的科学认识,为当下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布迪厄;文学场;文学研究;理论视野

**[中图分类号]** I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3)01-0000-00

文学活动日益深刻的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文化生产机构与传播机构的种类与性质的变化,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领域的侵染等等,使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与阐释方式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审美”的经典定义。面对当今文学艺术场域的深刻变化,文学艺术的独立性问题、文学本质与文化研究合法性的争论、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文学是否“终结”的争论、文学制度的合理阐释问题等纷繁复杂的情况,亟需文艺理论的创新,然而,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非历史的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幸运的是,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sup>①</sup>他运用文学场的阐释框架,将文学艺术形式和社会机制联系起来,以某种关系主义认知模式摆脱本质主义思考,避免从内部或外部的孤立视角来切割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将作品置于科学的客观化考察之下,达到对作品的科学认识,这对当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文学场”的理论诉求及现实意义

“文学场”理论的一个基本着力点就是要打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布迪厄分

析了企图从外部或内部进行文学研究的批评流派的理论缺陷。

在外部分析方面,布迪厄指出:“外部分析有时采用的统计学分析通常被‘创造’的‘个人’观念的维护者视为‘简单化社会学方法’的突出表现,……忽视或取消与在场中占据的位置相关的结构性。”“不知不觉地斩断了恰恰在现实中成为问题的和关系重大的东西,比如作家群体的定义和范围”。<sup>[1]228</sup>布迪厄批驳了萨特的“原初构想”观念,因为萨特将作家看作享有特权的创造者,在传记材料中寻求作者的个人特性,并将它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特性混为一谈,陷入了自圆其说的幻象中,在信仰的空间里制造“创造者的拜物教”。<sup>[2]</sup>“作家作为‘创造者’享有特权的表现,导致一切处于生产场中作者位置和他引入场中的社会轨迹上的东西被搁置起来”。这种模式把艺术家当成艺术品绝对价值的生产者,它赋予艺术家至尊至圣的权力,使艺术家通过签名的奇迹把某些产品变成圣物。<sup>[1]229-232</sup>韦勒克和沃伦“非常平庸地‘通过作家的性格与生活解释’”来解释文学,“他们默许对‘创造才能’的确信是不言而喻的”,“在处于孤立状态(一致性和独特性构成了‘创造者’的特性)的作者身上寻求作品的解释原则”。<sup>[3]</sup>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尤其是卢卡契和戈尔德曼的分析,直接将作品与作者或集团的

**[收稿日期]** 2012-04-27

**[基金项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12\_0356);“20世纪中国文论话语的嬗变与新世纪文艺理论建设”。

**[作者简介]** 姜春(1976-),男,江苏泗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

社会特征联系起来,把文学作品视为社会的简单反映或“象征表现”,完全无视文学自身相对独立的形式特性,无视作家作为能动者在文学生产中对于文学意义的塑造,而将作者简化为某个社会集团的无意识代理人,将文学的发生发展简化为政治经济力量的直接作用,经不起具体阐释的检验,对于功能的过度关注忽略了文学对象的内部逻辑即它们作为语言的结构。<sup>[4]</sup>这些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文学的自律性特征。

在内部分析方面,布迪厄“在米歇尔·福科身上找到了最严格的文化作品的结构分析的基础的最严格表达。……他明确拒绝到‘话语场’之外的地方寻找介入其中的每一个话语的‘澄清’原则”,<sup>[1]239-240</sup>也就是拒绝在话语场之外寻找文学发生的阐释原则。形式主义将文本的绝对化推向极端:“文学作品是纯形式,它不是物,不是材料,而是材料的对比关系。正如任何比一样,它也是零维比。因此作品的规模,作品的分子与分母的算术意义是无关紧要的。戏谑作品、悲剧作品、世界作品、室内作品,把世界与世界进行对比,或者把猫与石头进行对比,彼此都是相等的。”<sup>[5]</sup>布迪厄将同样的批评指向了形式主义。“恰恰由于没有考虑作品系统,也就是说‘文本之间建立的关系网络’,这些理论家同样被迫在‘文学系统’自身寻求其动力的根源。”<sup>[1]242-243</sup>同样,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把文本看作自足的存在;艾略特的《圣林集》将文学看作自足体;索绪尔的理论与普通主义决裂;新批评派沉迷于文本的形式之中,将陌生化等形式因素视为文学性的一般特质;实证主义者相信经验数据的科学性,把赖以统计的分类范畴当成文学事实的自在范畴;弗洛伊德或荣格借助于俄狄浦斯情结或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文学的本质。这些文学批评方法都不同程度地把文学观念、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作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加以接受,忽视了这种现实在人的头脑中赖以构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忽视了作品的历史性。对于这些把文学视为无关功利和社会科学分析禁区的强调文学本体和审美独立的批评流派,布迪厄指出,作品意义不可能由作者来决定,也不可能只是内在于作品之中,而是社会炼金术的产物,审美无功利性本身就是特定时期、特定的环境中,由特定的人出于特定的利益动机提出的审美

态度“理论”,它并不具有超历史的普遍性。

不难看出,“外部批评将作品指向现实,这种批评隐含了某种表现现实主义的幻象,信奉一个神圣的创造者,判断作品的价值是根据创造者的情感质素或他模仿现实的能力、表述技巧的优劣来衡量。而内部批评则以拒绝将作品本文附属于本文之外的他者为特征,在作品的形式、美学要素中衡量作品的价值,这种信仰幻象坠入了形式特征而掩盖了由文学传统与历史、社会条件的共同生产制造了作品的真相。”<sup>[6]308</sup>布迪厄认为,无论内部分析还是外部分析,都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都有不同程度的弱点,都会导致作品分析的片面性。

具体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似乎也没有走出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的樊篱。“我们的文艺教科书却常常忽视无功利理论的历史起源与社会条件,把它陈述为一种普遍化的理论,因此不能够解释历史上与现实中的复杂多样的审美现象。”<sup>[7]16</sup>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要为政治或一定阶级服务的观点盛行不衰,这就是以一种统一的标准认识文学的价值:一是看它是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二是看它是否具有“正确”(进步)的政治或阶级倾向性。显然这种经典理论明显具有本质主义倾向,即文学本质和功用的判断标准是意识形态。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使用最广的文艺学教材,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虽然认识到了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和历史可变性,对文学的定义也充分考虑到了历史的维度,但最终仍把“审美”(非功利性、情感性等)视作文艺的特殊性质或“内在性质”,而把“意识形态”(功利性、认识性等)视作与“审美”对立的“外在性质”,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一种二元拆分,而没有意识到“审美”(其实是艺术活动的自主性)本身即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建构。<sup>[7]5</sup>这种理论已经不能够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艺术审美活动,在中国,也已不能解释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艺术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大众的文化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群落相继产生,无法简单用“进步”与“落后”来进行判断。一些文化群落在对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结构的戏拟和嘲讽中表达了与传统价值秩序疏

① 目前国内以布迪厄“文学场”理论作为主要理论资源使用的文学研究成果主要有: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离的另外一类特殊的文化身份。

布迪厄在文学研究中所倡导的社会科学的反思精神是许多文艺工作者常常忽视乃至有意回避的。特别是当这种反思涉及自己的研究与自己的利益之间关系的时候,就更是着意回避思考自己的理论。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越的理想主义者与审美主义者,这样做的实质是把自己的利益驱动掩盖在“普遍性”与“绝对判断”的伪装下,“与权力场保持哪怕只是表面的距离”,对此的动机,布迪厄有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的“本质思维”的表现,“‘本质思想’在所有社会空间,特别是在文化生产场如宗教场、科学场、文学场、艺术场、法律场等等中起作用,这些场中玩的就是以普遍性为赌注的游戏”。“思想的表现和工具自以为与它们的生产和应用的社会条件不相干,也就是与场的历史结构不相干,但它们就是在场中产生和运转的。”<sup>[1]355</sup>所以,我们的文学研究“必须进行比较深刻的改造,其核心是反思文艺学学科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sup>[7]24</sup>

## 二、“文学场”的理论超越及重要启示

在布迪厄看来,可资借用的当代文艺理论将历史和文本结构割裂开来,从而难以回复到作品被生产的发生空间和发生机制中,难以得到作品如何被生产的信息和认识。反思社会学正是在重构文学场的复杂行动中,揭示作品作为社会炼金术被生产和被社会神圣化这一事实。布迪厄所倡导的文学批评是通过除旧与革新两个方面的努力交织并进,最后搭建起来的。<sup>[6]294</sup>文学场的方法使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内部和外部文学研究之间出现一条贯通二者的小路,布迪厄指出了这条作为中介的路径。“文学场”是反对本质主义、超越二元对立的一种叙事框架,是文学与宏观的社会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阐释工具,它能为我们认识与理解“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文学家的文学观与创作轨迹、文学史的发展与变革、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等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布迪厄认为,对立作为无法逾越的二分法,把结构和历史割裂开来,要超越本质主义与二元对立,作品应该被理解为对整个文学场的显示,它显示出场中的力量冲突和竞争,要把作品的历史语境和作品本身联系起来,从作品在文学艺术场中的生成性来看待其意义和价值。“场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内部阅读和外部分析之间的对立,丝毫不会丧失传

统上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种方法的成果和要求。”“由于文学场与权力场或社会场在整体上的同源性规则,大部分文学策略是由多种条件决定的,很多‘选择’都是双重行为,既是美学的又是政治的,既是内部的又是外部的。”<sup>[1]247-248</sup>布迪厄要超越取舍的观念,摈弃认识论上传统的二元对立。他将现象学的分析角度与结构性的分析角度结合成为一体化的社会研究方式。他主张“采用自反性的视角,并不是放弃客观性,而是对认识主体的特权提出置疑”,因为“在主体中寻觅主体构成的客观认识的可能性条件以及局限性是不够的。还要在科学构造的客体身上寻找认知主体的可能性的社会条件(比如正统观念和促成其活动的问题、观念、方法等等的全部继承)及其客观化行为的可能的局限性”。<sup>[1]250</sup>

布迪厄通过“场域”、“习性”、“资本”等概念构建起的文学场理论,既能避免“表现论”、“再现论”机械地认为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的摹仿或是作者灵感与精神的表达,也能避免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孤立地固守在脱离生活实践内容的形式框架和文本结构中讨论作品意义及其生产;既能避免把作品与作家简单地等同于阶级代言人的庸俗社会学,也能避免个体艺术家把艺术创作视作纯粹的超功利活动。这是由文学场结构的内部规定性决定的。跟任何场域一样,文学场首先可以被视作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作家、批评家等等),在文学场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在文学场中,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这种资本既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也可以表现为身体化形式或物化形式。行动者的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和经由一系列社会轨迹凝聚而成的性情倾向即行动者的习性,决定了他在文学场上的地位(支配地位或者被支配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对文学场主流话语所采取的立场。如文学家所打出的艺术旗号甚至他们自身的艺术风格,作为根据文学场的自主逻辑随机发明的策略,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学家所据文学场位置的客观反映。文学行动者的文学观与自己在文学场结构中的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将自身的优势合法化为文学场的普遍性话语,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为人生”与“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论争就是如此。“这样,布迪厄就可以以某种关系主义的逻辑来摆脱本质主义,并且这种关

系主义又没有堕落为另一种新形式的相对主义”。<sup>[8]</sup>按照这一观念,文学的本质就决定于特定时空中的文学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对于文学的合法定义是什么;文学家究竟是决定于集体无意识、童年的个体经验、文学形式的变革压力,还是其阶级出身、社会的经济状况,就要看作家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他与其它文学家的结构关系,他的习性对于文学场的建构方式的赋值限度,以及文学场与社会空间尤其是权力场的关系。

布迪厄主张从“场域”的视角对文学艺术及其生产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但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会损毁文学经验,这一观念渗透到许多对文学艺术的学理分析中:“他(指伽达默尔)把一个不可理喻或至少不可解释的公设放在他的‘理解艺术’的起点上:‘艺术品表现了对我们的理解发出的挑战,因为它无限地逃避一切解释,而且它以一种总是无法克制的抗拒反对那些用概念进行解释的人,对我来说,这个事实恰恰是我的阐释理论的起点’。……我只是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批评家、那么多作家、那么多哲学家如此殷勤地信奉艺术品的经验是不可言喻的,而且根本逃避理性认识……”<sup>[12]</sup>从反思社会学的视角,布迪厄回答道:人们之所以抗拒对文学艺术的科学分析,不是因为科学分析将破坏艺术经验,而是将终结有关“创造者”、“创造性经验”的神话,社会学分析将那些鼓吹神秘、超验的创造的个体还原为某种“自恋者”,并且毫不留情地除去传统赋予“创造者”和“创造天赋”的神圣光环。<sup>[15]</sup>这里布迪厄深刻地揭开了本质主义的面纱。同时,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也非常强调文学场的自主性及其自身的逻辑,认为文学场的斗争作为象征资本的斗争,必须遵循文学的内部规律。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可以从文学实践中得到印证。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个体的生产都与社会因素有关,文学艺术品的生产是集体性主体的生产,而不是一个经验、整体的作者的生产。例如评价一个文学家的创造力,必然依据特定的、历史性的文学艺术标准,而标准的设定必然与一定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场中文学流派、文学体裁之间的竞争有关。这种评价文学艺术品和文学家的价值、意义的方法是从场域的竞争、行动者的习性和轨迹,以及场域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学作品意义、文学艺术家价值的复杂的生成,使我们得以摆脱本质主义束缚,启发我们从文学场的关系系统看清文

学艺术的法则和其中的各种真相。

当然,自古以来都不会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与方法,布迪厄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他的文学场理论从社会学的视角观照文学,能够揭示许多被人们忽视的事实,他所倡导的认识论反思方案能给我们研究文学艺术以很大的启示,同时也有其局限性。如我们似乎无法根据他的理论逻辑地推演出一套完整的文学价值的判断标准来;细读式的文本分析可能让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遇到困难;布迪厄从社会学的视角切入文学研究,容易让运用这套理论的人忘记文学问题本身的意义等。结合当下我国文学研究的现实,我们要警惕文学理论与批评“去文学化”倾向,“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文学互不相干”,“大多不是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为了解决具体创作和作品的问题”,文学理论已经不是“文学”理论了。<sup>[9]</sup>所以我们在借鉴和运用布迪厄的方法时也应保持清醒,遵循其反思和实践的信条,即对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不懈的反思,来认识和阐释我国存在的各种文艺现象。

## [参 考 文 献]

- [1] (法)布迪厄. 艺术的法则[M]. 刘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2] (法)萨特. 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7-20.
- [3] (美)韦勒克,沃伦. 文学理论[M]. 刘象愚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4:68-74.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3-556,682.
- [5] (俄)什克洛夫斯基,罗扎诺夫[M]//方珊. 形式主义文论.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54.
- [6] 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7] 陶东风.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8] 朱国华. 文学场的逻辑:布迪厄的文学观[EB/OL] (2003-09-02)[2012-01-18]http://www.cultstudies.com.
- [9] 姚文放. 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J]. 文学评论,2009(2):65.

(责任编辑:程晓芝)

# The Great Importance of Bourdieu's "Literary Field Theory" in Literary Studies

JIANG Chun

(1.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2.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Abstract:** Bourdieu'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interpretive framework of literary field, linked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forms with social mechanisms and criticized cutting the relationship of literature and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isolated perspective from internal or external in order to extrude the essentialist thinking from literary criticism with a relativistic cognitive modes and transcend the dichotomies dominating the past and present literary research. The theory puts the works under the objective inspection to achiev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works which provides a unique perspective for literary studies and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methodology.

**Key words:** Bourdieu; Literary Field; Literary Studies; Theory View